

汉语隐性块状结构的人机法译显化差异研究

王羽涵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 浙江 绍兴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5日

摘要

具备“强空间缩合特征”的汉语块状结构往往潜隐着丰富的深层语义, 其跨语际的“识隐显译”构成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难点。本研究以跨语际“时空性差异”理论与认知语言学为理论框架, 聚焦大语言模型与官方人工译者在认知加工机制上的差异。通过构建汉法平行语料库并设计层级递进的提示词(Prompt 1-3), 本研究对汉语隐性块状结构的显化翻译特征展开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考察。研究发现: 1) 在缺乏干预的基础指令下, 机器翻译受制于源语表层结构, 呈现出显著的“零显译”倾向; 2) 随着提示词层级的优化, 大模型对源语潜隐语义的识别与显化效能显著改善, 印证了提示词工程对激活机器认知推理的正向干预作用; 3) 大语言模型在输出稳定性与语义连贯性上仍具较高随机性, 生成文本易出现语义流失、语用偏离乃至文化误读。特别是在宏观施事主体的“完全显译”层面, 大模型仍面临显著的认知瓶颈, 尚难企及人工翻译的语用等效精度。本研究在“人机协同”视域下, 初步构建了跨语际显化翻译的分类与多维测评框架, 探明了优化大模型处理汉语隐性语义的干预路径, 旨在为高校数智翻译教学范式转型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实证支撑。

关键词

汉语块状结构, 隐性语义, 翻译显化, 大语言模型, 汉法翻译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plicitation in Huma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into French of Implicit Block Structures in Chinese

Yuhan Wang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 Faculty,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Received: March 24, 2026; accepted: April 30, 2026; published: May 15, 2026

Abstract

Chinese block-like structur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spatial condensation,” often conceal rich deep semantics. The cross-linguistic “recognition of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 constitutes a core challe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Framed within the cross-linguistic “spatio-temporal divergence” theor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processing mechanisms between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and official human translators. By constructing a Chinese-French parallel corpus and designing progressively layered prompts (Prompts 1-3),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translational explicitation features of Chinese implicit block-like structure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Under basic zero-shot prompts, machine translation is heavily constrained by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exhibiting a significant tendency toward “zero explicitation”; 2) As the prompt levels are optimized, the LLM’s efficacy in recognizing and explicitating the implicit semantic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mproves significantly, validating the positiv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prompt engineering in activating machine cognitive reasoning; 3) LLMs still demonstrate considerable randomness in output stability and semantic coherence, with generated texts prone to semantic loss, pragmatic deviation, and even cultural misreading. Particularly in the “full explicitation” of macro-level agents, LLMs continue to face severe cognitive bottlenecks and fall short of the pragmatic equivalence precision achieved by human transl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preliminarily constructs a classific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cross-linguistic translation explicitation. It explores intervention pathways to optimize LLMs in processing Chinese implicit semantics, aiming to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paradigm shift in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Chinese Block-Like Structures, Implicit Semantics, Translation Explicitati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Chinese-French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汉语作为典型的意合语言，其句法组织高度依赖语义逻辑，常以隐性的“块状结构”或语块进行信息建构，缺乏形态变化和显性逻辑连接词[1]。相比之下，法语属于高度形合的语言，强调句子结构的严密性与逻辑标记的显性表达[2]。汉法语言之间这种“空间”与“时间”、“意合”与“形合”的跨语言非对称性，对机器翻译构成了深层的结构性张力。因此，汉语隐性块构的法译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跨越时空认知差异的“识隐显译”重构过程。在汉法翻译过程中，“显化”即将源语中隐晦的逻辑关系、主语或语法成分在目的语中明朗化——成为跨越语言鸿沟不可或缺的核心策略[3]。

近年来，随着 AI 的飞速发展，机器翻译在处理跨语系文本时的表层转换能力显著提升。然而，针对汉语高度依赖语境的“隐性块状结构”，人类译者与机器翻译系统在“显化”策略的运用上仍呈现出显著差异[4]。人类译者通常能够调用丰富的语用百科知识和动态认知语境，进行自上而下的深度语义推演，从而实现得体且精准的逻辑显化[5]。反观目前的机器翻译系统，尽管其在词汇级和浅层句法级别的映射上表现优异，但在处理缺乏显性标记的深层汉法语块时，往往因缺乏全局语境意识而出现“过度显化”、

“显化不足”或逻辑连词误判等机械性偏差[6]。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汉语隐性块构的法译路径,旨在对比分析人工译者与多维度指令驱动下的大模型在“识隐显译”过程中的特征差异与效能表现。研究期冀揭示 AI 在处理汉法复杂时空句法转换时的机制与潜力,从而为汉法翻译教学的数智化转型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效能提升提供实证支撑与方法论启示。

2. 文献综述

综观现有文献,国内外学界对汉语“块状语”及其翻译机制的研究已积累了丰硕成果,但研究视角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在国内学界,该议题多被置于认知语言学与“英汉时空性思维差异”的理论框架之下。研究普遍指出,汉语的意合特质与块状结构高度依赖语境,译者在源语识解与语际转换中需经历复杂的认知加工与逻辑重构[7]。近年来,中西时空性思维差异对翻译策略的深层制约越发受到学界重视,学者们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时空维度的认知差异是如何直接导致块状语在跨语言转换中发生句法重组与语义显化的[8]。在国外学界,相关探讨则较少局限于微观句法,而是多聚焦于特定语块(如时政、惯用语)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接受机制与翻译规范的制约[9],侧重于揭示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

然而,伴随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如 ChatGPT、DeepSeek 等)的爆发式普及,翻译研究的焦点正迅速向“人机交互与对比”转移。现阶段的 AI 翻译研究,多侧重于探讨大语言模型在计算机辅助翻译、外语教学及术语管理等宏观应用层面的潜力与伦理挑战[10]。若深入到微观自然语言处理层面,国外计算机语言学界早期的研究[11]就曾指出,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深层语法结构偏差是限制传统机器翻译系统处理复杂语块的主要瓶颈。尽管现代神经机器翻译与大语言模型已具备强大的上下文生成能力,但在面对汉语高度凝缩的隐性块构时, AI 系统依然难以像人类译者那样自主完成深层的逻辑推演,往往表现出对源语表面结构的过度依赖。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汉语隐性块状语”的智能翻译研究虽已起步,但仍存在以下亟待拓展的研究空间:第一,语种视角的局限性。现有关于块状语翻译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英汉互译”。法语作为一种比英语形态更严密、逻辑连接更显性的“强时间性”语言,其在应对汉语“强空间性”块构时的显化效率与句法张力研究相对匮乏,跨语系实证版图尚需完善。第二,评测维度与机制探究的缺失。以往的人机对比研究多停留在译文整体质量的宏观评估(如流利度、准确率),缺乏系统的多维度微观评测机制;尤其是对汉语语义潜隐特征(如“施事义”的缺位与还原)的人机译出机制关注不足。

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引入“提示词工程”与多维度显化分类模型,通过设置不同认知深度的指令,考察 AI 在处理汉法隐性块构时的逻辑解码能力与显化特征,力求填补块状语智能翻译在法译语境及微观机制验证上的理论与实证空白。

3.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聚焦汉法跨语际转换中的“空间凝缩”与“时间展开”这一核心矛盾,本研究以“汉外时空性特质差异论”[12]与认知语义学[13]为核心阐释框架,采用语料库驱动的量化统计与质性批评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范式[14],系统考察在人机认知协同背景下,汉语块状语法译过程中的显化特征及其认知理据。具体而言,本研究力图解答以下四个维度的核心问题:

1) 隐性语义的机器解码极限:在汉语块构“施事义”广泛潜隐与语境高度依存条件下, AI 能否有效穿透表层的空间缩合结构,精准识别并跨语际显化深层内隐的语义角色?

2) 人机翻译的认知加工黑箱与类型学差异:从“隐义识解-逻辑重构-显化生成”的全链条翻译路径考量,人类专业译者与 AI 翻译系统在克服汉法“意合-形合”张力时,分别展现出怎样截然不同的语

言类型学偏好与认知加工逻辑？

3) 显化策略的连续统与文本效能：面对块状语的翻译难点，不同的语义加工显译类型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法译文本的语义保真度、时间句法的流利度以及目标语文化的适应性？

4) 人机协同与质量评估机制的重构：基于上述人机差异特征，如何引入动态指令干预，构建一套契合汉法时空转换规律、针对“隐性语义显化翻译”的智能化质量评估与人机协同优化模型？

3.2. 语料选取与数据收集

为全面考察汉语隐性块状语的跨语际转换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跨体裁的汉法平行语料库。语料来源广泛覆盖当代政治文献、历史典籍及经典文学作品等。这种多元化的语料选取策略，旨在提取并考察不同语境下特征各异的隐性块构，例如，政治文献中高度凝练、施事往往发生机构化隐匿的“政策性与理念性块构”；以及文学与历史篇章中意象密集并置、句际逻辑高度隐性的“描写性与叙事性块构”。多维度的语料层级为探究大语言模型的泛化加工能力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基础。

在人工参照组的构建上，本研究极其注重人工译文的合法性与规范性。本语料库中的法语译文均严格引自国家级权威外宣机构发布的官方定稿，或在翻译界与汉学界享有盛誉的经典定译。这些译文由具备顶级专业素养的资深译者与母语审校团队协作完成，不仅在词汇与句法层面保证了极高的准确性，更代表了当前汉法翻译实践在处理跨语言“时空性转换”时的最高认知标准与专业规范。

为深度探究 AI 系统在处理汉语凝缩结构时的性能极限与显化模式，本研究在机译数据采集阶段创新性地引入了提示词工程。具体而言，通过采用“多频次指令输入”与“随机采样策略”，研究系统性地考察了模型在不同约束层级下输出译文的差异，以此量化评估多维度指令干预对机器翻译语义显化度、施事还原率以及生成稳定性的具体影响。

3.3. 提示词工程与多层级干预设计

为系统、量化地测试大语言模型对汉语隐性块状语的跨语际解码与显化重构能力，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约束层级递进、显化颗粒度逐渐精细的“三阶递进式指令体系”。具体设计如下：

指令 1 (Prompt1): “Pleas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to French.”

测试维度：旨在考察 AI 在无特定语境提示与“零干预”状态下，测定其对汉语隐性特征的默认漏译或误译概率。

指令 2 (Prompt2): “Pleas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to French, adding in the implicit meanings in the translated sentence where necessary.”

测试维度：考察 AI 在接收到“显译”的指令后，能否打破源语表层句法束缚，自主挖掘潜隐逻辑、补全深层语境，测试其文本重构的弹性与语义显化的泛化能力。

指令 3 (Prompt3): “Pleas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to French, adding in the implicit personal subject or agent in the translated sentence where necessary.”

测试维度：测试 AI 在强指令干预下，能否突破汉语空间凝缩属性的壁垒，强制还原法语句法(强时间性语言)所必需的“施事/逻辑主语”，从而评估其在跨语系句法重构中的准确率。

3.4. 显译特征的多维分类与语料标注模型

为精准量化汉法跨语际转换中的语义显化程度与句法重构轨迹，本研究基于前期先导性试验的语料特征预判与认知翻译学显化理论，构建了针对“汉语隐性块状语义法译显化机制”的六维人工标注预设框架(详见表 1)。该分类模型不仅关注词汇层面的语意增补，更聚焦于跨语系时空转换下的句法逻辑重建与认知主体的复归。本框架将作为核心量表，用于对收集到的“汉-法(人工)-法(AI)”三相平行语料进

行严密的逐句对齐、人工编码、数据统计及人机差异的交叉测评分析。

Table 1. A framework for the explicitation of implicit source-language semantics
表 1. 原语隐性语义显译类型分类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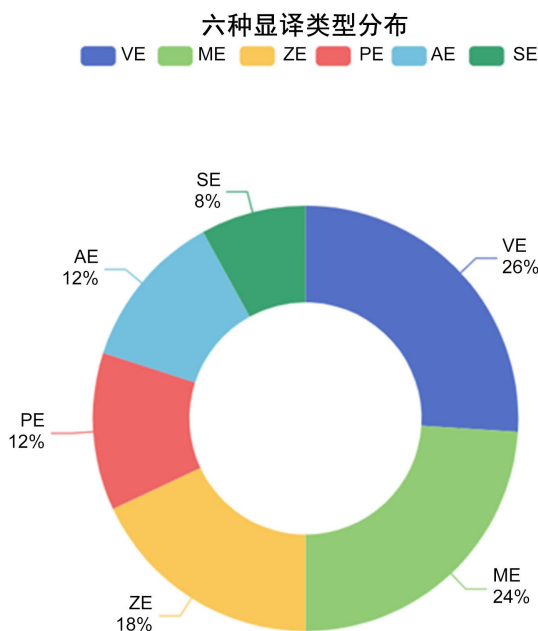
显译类型	英文简称	注解
完全显译	SE (Same)	译文完整而系统地显译了原文潜隐信息，符合法语形合语法规范。
部分显译	PE (Partial)	译文仅显译了部分潜隐语义，逻辑链条尚未完全闭合。
零显译	ZE (Zero)	译文未显译任何潜隐语义，多表现为生硬的字对字直译。
增译	AE (Added)	译文增添了原文语境中并未蕴含的信息(可能导致过度显化)。
异译	VE (Variant)	译文出现了与原文预期语义明显偏离的显化构建。
混译	ME (Mixed)	译文同时呈现显译和非显译的混合复杂状态。

注：在实际语料标注中，对于单一语义节点(如单一施事缺失)的显化不全，本研究将其编码为“部分显译”；而对于包含两个或以上隐性逻辑节点的复杂块状长句，若译文在不同节点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处理策略(如前半句完全显译，后半句零显译)，则将其统一归类为混译。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节基于预设的六维显化分类体系，结合多频次指令输入(Prompt 1-3)，对汉语隐性块构在人工智能(ChatGPT)及官方人工翻译中的表现进行汉法对比剖析。

为了更直观地揭示不同翻译模式在处理汉语隐性块构时的认知加工差异，本研究对所采集的 80 组语料，归纳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六类显译类型在 AI 翻译处理汉语隐性块状语的过程中均有分布，其出现频率如下：



在 P1 指令条件下，由于指令仅要求“翻译句子”，并未涉及语义层级、施事信息或文化隐喻等深层结构，AI 系统普遍表现出“施事义缺失”与“语义还原不足”的特征。该阶段的译文多以动宾结构为主，显译类型主要为零显译，在法语目标语中呈现出较为一致分布趋势。

在 P2 指令条件下, 系统被提示“在必要时添加原文中的潜在语义信息”, 激发了其对语义层级的识别与句法结构的扩展能力。译文中施事义显现频率明显提升, 混译、局译与异译类型交叉出现。尽管部分语义得以显性化, 但由于语义整合机制尚不完善, 译文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语义跳跃与层级错位。

在 P3 指令条件下, 指令进一步要求“显性添加潜在主语或施事者信息”, 旨在增强 AI 系统对块状语义的识别能力与句法补全能力。数据表明, 该阶段译文在结构完整性、语义还原度及施事义显现率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尤其在法语这一典型“强时间性”语言中, 施事义的显性化有助于实现主谓结构的明确化与句法线性化, 从而提升译文的可接受性与语用连贯性。以四字格“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为例, 观察以下译文:

原文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人译	Rester fidèle à son intention initiale permet d'aller jusqu'au bout.
P1	Ne pas oublier l'intention initiale, pour obtenir le début et la fin.
P2	Si l'on n'oublie pas son intention première, on peut atteindre le but final.
P3	Ce n'est qu'en n'oubliant pas notre aspiration initiale que nous pourrions atteindre notre but ultime.

对比上述译本可以发现, 在 P1 指令下, AI 输出的译文属于典型的零显译。由于汉语原文缺乏形态标记与显性逻辑关联, AI 采取了机械的字对字处理, 直接将“始终”处理为 *le début et la fin*, 且完全缺失了施事义。这种处理方式忽视了法语严密的句法树状结构要求, 导致译文在目标语语境中逻辑断裂, 缺乏语用层面的可接受性。

在 P2 指令下, 受“添加潜在语义信息”的触发, AI 展现出了局译与混译的特征。模型通过引入法语泛指代词 *on* 作为形式主语, 并补充了条件从句引导词 *Si* (如果), 初步完成了从汉语空间并置向法语时间线性展开的句法重组。然而, 这种显化仍停留在浅层逻辑补偿, 未能精准识别该政治语篇中隐含的特定集体施事(即“我们”), 表明模型在缺乏明确指令时, 其语用推理能力仍具有局限性[15]。

在 P3 指令(显性添加潜在主语或施事者信息)的强干预下, AI 的输出质量产生了质的飞跃, 呈现出增译与异译的特征。系统成功解码了原文的深层语境, 不仅还原了第一人称复数施事“*nous*”(我们)及其对应的物主代词 *notre*, 还运用了法语典型的强调句型“*Ce n'est qu'en... que...*”(只有……才……)来显化原句中隐含的条件与结果逻辑关联。此时的 P3 译文在句法张力、逻辑连贯性以及文化语域的贴合度上, 已经高度逼近甚至等效于人工定译[16]。

由此可见, 面对汉语高频的意合型块构, AI 翻译系统默认的解码路径往往受制于源语的表层形式。但通过高维度的提示词工程(如 P3), 引入符合目标语(法语)类型学特征的认知指令, 能够有效激活大语言模型的深层语义网络, 迫使其在翻译生成阶段完成“施事补全”与“逻辑显化”的认知跨越, 从而大幅弥合人机翻译在处理复杂隐含逻辑时的性能鸿沟[17]。

下列示例中的四字结构原文“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属于固定度和规约度皆高的汉语熟语, 它们对机译同样形成挑战。试观察下面人机翻译表现:

原文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
人译	En temps de paix, il convient de penser aux dangers potentiels; cette anticipation nous permet de nous préparer, et la préparation nous prémunit contre les périls.
P1	Vivre en paix, penser au danger, penser donc avoir préparation, avoir préparation sans désastre.
P2	Quand on vit en sécurité, on pense au danger, on a de la préparation, et on n'a pas de problème.
p3	Si nous gardons à l'esprit les dangers potentiels en temps de paix, nous serons préparés, et c'est cette préparation qui nous préservera de toute calamité.

在前文所构建的“隐化-显化”分析框架下，从 AI 的显译结果来看，P1 至 P3 三类驱动指令在施事显化与逻辑重构方面呈现出递进式差异。具体而言：

在 P1 指令下，AI 译文主要停留于对块状原语表层语义的线性映射，施事者完全隐匿，仅采用不定式堆砌，未对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结构性展开，属于典型的“零显译”，反映出模型在零样本状态下对隐性语义识解能力的局限。

在 P2 指令下，译文通过引入泛指人称代词 *on* 对施事义进行初步显化，但该显化方式仍停留在浅层语法层面，语义指向较为模糊，导致责任主体不明、语气偏弱。同时，多个以 *on* 引导的短句简单并置，未能有效整合原语中递进与因果的时间逻辑，整体呈现出语义显化不充分与语用功能弱化的问题。

在 P3 指令下，译文通过多次引入第一人称复数 *nous* 实现施事显化，并辅以增译与混译策略，采用条件句式(“*Si nous..., nous serons...*”)对原语中的隐性逻辑链条进行系统性展开，从而强化了语义指向性与劝诫性语义韵。这一处理使原语所蕴含的集体意识与社会责任得以凸显，显著增强了译文的语用效果与受众认同度，体现出 AI 在高强度指令约束下对汉语块状结构隐性语义的深层识解潜力。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块状语的翻译过程中，AI 系统的显译路径呈现出由“泛化施事”向“明确施事”的渐进演化特征。P1 阶段施事主体保持模糊；P2 阶段通过语义扩展强化表达，却引入明显的增译倾向与语义膨胀问题；P3 阶段在指令引导下实现了施事主体的显性化表达，并通过条件结构完成逻辑重构，使译文在句法规范性与语义完整性方面显著提升。不妨观察以下另外一组成语例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原文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人译	Le vieil homme de la frontière perdit son cheval, mais qui aurait pu prévoir que ce serait un mal pour un bien
P1	Le vieil homme perd son cheval, comment savoir si ce n'est pas une bénédiction.
P2	Quand le vieil homme a perdu son cheval, on ne sait pas si c'est une bonne chose.
P3	Bien que le vieil homme de la frontière ait perdu son cheval, qui pourrait affirmer que cet incident n'est pas, en réalité, un mal pour un bien.

前半句铺陈客观事件，后半句抒发认识论层面的哲学反问，两者之间缺乏任何显性的转折、让步或因果连词，其深层逻辑完全依靠汉民族特有的“悟性”与语境完形来维系[18]。从 AI 的三阶输出可以清晰观察到其在处理此类潜隐逻辑时的认知路径演变：

在 P1 指令下，AI 采取了机械的线性切分，将前后两个语块直接映射为法语的两个独立分句，中间仅以逗号连接。这种典型的零显译处理，不仅在法语这一高度依赖逻辑衔接词的“形合”语言中造成了句法层面的“逗号拼接”错误，而且完全未能体现出原语中潜在的让步与转折关系，导致译文句法松散、语义断层，难以被法语母语读者所接受。

在 P2 指令的干预下，系统尝试进行局译的句法修补，引入了时间状语引导词 *Quand* (当……时)和泛指代词 *on* (人们)。然而，这一初步的显化策略暴露出大语言模型在浅层干预下的“逻辑误判”：模型仅仅捕捉到了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表层时间逻辑)，却未能穿透表层结构，识别出深层的让步或逆转逻辑。这印证了在缺乏高阶指令引导时，AI 往往依赖高频词共现的统计规律进行浅层联想，难以自主完成跨越文化语境的深度逻辑重构[6]。

在 P3 指令的强约束下，AI 展现出了卓越的深层语义解析与跨语际形合重构能力。译文采用增译与混译策略，首先通过 *Bien que* (尽管)明确了前后语块的让步转折关系；其次，引入了回指名词词组 *cet incident* (这一事件)作为后半句的显性逻辑承接主语，弥补了汉语流水句在法译时的焦点缺失；最后，精准输出了法语中的习语对等表达 *un mal pour un bien* (因祸得福)。这种“化暗为明”的显化操作，成功将

汉语呈“空间并置”的意合意象，转化为符合法语“时间线性展开”的形合句法[19]，极大提升了译本的认识连贯性与跨文化交际效能。

综合上述几组经典例文的剖析可以确认：面对汉语高浓度的隐性块状结构，大语言模型并非缺乏生成地道形合译文的语料储备，而是受限于解码初期的“意图锚定”。合理的多频次提示词工程如同为模型安装了“人工认知过滤器”，能够有效引导机器跨越中西时空性思维的鸿沟，促使其显译路径从“字面映射”稳步跃升至“深度重构”。在历史文本中，我们也发现相似的规律，如下所示：

原文	兵临城下，危在旦夕
人译	Les troupes ennemies étant aux portes de la ville, notre péril est imminent. (注：采用法语典型的绝对分词结构来显化因果背景，并补全了受事者)。
P1	Les troupes ennemies étant aux portes de la ville, notre péril est imminent.
P2	Quand l'armée arrive à la ville, la situation est très dangereuse.
P3	Puisque les troupes ennemies assiègent notre ville, la menace qui pèse sur nous est imminente.

与前文的政论或哲学成语不同，“兵临城下，危在旦夕”属于典型的历史叙事型块构。该语块由两个高频四字格紧密拼接，前半句勾勒空间压迫感，后半句渲染时间紧迫性，两者在深层逻辑上构成了强烈的“因果与伴随”关系，但在表层句法上完全缺乏显性连接词与施受事标记。

在 P1 指令下，AI 输出了典型的零显译。系统对“危在旦夕”进行了机械的词汇翻译(“entre le matin et le soir”/在早晚之间)，完全丢失了原语的紧迫语用功能。同时，由于缺乏主语与逻辑连词，两个分句在法语中形成了生硬的拼接，未能实现从汉语“意象并置”向法语“逻辑延展”的跨越。

在 P2 指令下，系统尝试进行局译的句法修补，引入了时间从句引导词 **Quand**(当……时)。虽然译文在可读性上有所提升，将“旦夕”意译为 **très dangereuse**(非常危险)，但模型再次陷入了“逻辑降级”的误区：仅仅识别出了时间背景，却未能显化深层的因果压迫感。此外，施事者(敌军)与受事者(守城方)依然处于缺省状态，导致历史文本的张力大幅削弱。

在 P3 指令的强约束下，AI 展现出了对历史语境的深度解码能力，采取了高维度的增译与混译策略。首先，系统通过因果连词 **Puisque**(既然/由于)精准锚定了前后语块的逻辑从属关系；其次，系统不仅补全了施事定语 **ennemies**(敌方的)，还通过补充物主代词 **notre**(我们的)和受事代词 **nous**(我们)，彻底激活了潜隐在原语中的阵营对立关系。这种处理方式完美契合了法语形合重逻辑、重指代的句法特征[5]，使译文不仅在句法上严密合规，更在语用层面再现了原文本的历史危急感与情感张力。

以上不同语域的实证对比共同印证了一个核心结论：综合上述多维度、跨体裁的实证剖析可以发现，AI 在处理汉语隐性块状语时的显译效能，与提示词指令的认知约束层级呈显著的正相关。伴随指令从 P1 到 P3 的持续优化，AI 系统的翻译范式成功实现了从“表层线性映射”(局部零显译)向“深层逻辑重构与施事显化”(系统性增译与混译)的演进，其生成的法译文本在句法严密性与语义完整性上均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

然而，若将高阶干预下(P3)的最优机器译文与权威人工定译进行多维对标考量，两者在深层语用等效与文化传真方面仍存在一道难以完全消弭的“认知鸿沟”。人类专业译者在应对跨语系的“时空转换”张力时，不仅是在进行语言符号的解码，更是调用全局的百科知识、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动态的语用同理心进行整体性意图识解。反观现阶段的 AI 系统，即便在高强度显化指令的驱动下，在处理极其微妙的文化隐喻、历史厚重感或复杂的哲理张力的块状语时，AI 的显化往往流于“形式逻辑的补全”，易出现显化不足、语体风格机械或跨文化语境贴合度不足等局限。这表明，提示词干预虽能大幅拓宽机器翻译的

“显化视界”，但距离人类译者在深层跨文化交际中所展现的全局调控能力与动态共情，仍有不可忽视的距离。

5. 讨论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不仅勾勒出人机在应对汉语隐性块状结构时的显化路径差异，更从底层逻辑映射出二者在跨语际信息加工机制上的本质龃龉。基于前文的数据考证，本文拟从认知翻译学视角及人机协同教学视域展开进一步探讨。

(一) 人机跨语际认知机制的表征差异 研究证实，纵然在高强度指令干预(P3)下，人工智能的显化路径仍具有明显的表层句法依赖性，多诉诸泛指人称代词(如 *nous*、*on*)的形态补充。其显化机制的底层逻辑依然受制于语料分布的概率计算，因而难以稳态表征源语的隐性施事语义及复杂语用连贯。形成对照的是，人类译者具备跨越文本表层的语境推理与百科知识调用能力，能对缺省的施事主体与交际意图实施深度重构，因而在语义整全度与语用效度上具备不可替代的稳定性。此项差异确证，当前大语言模型在识解汉语高隐化、弱句法特征的块状结构时，存在难以逾越的语境化语用识解瓶颈。

(二) 人机协同视域下的翻译教学范式转换 上述加工机制的二元差异，对数字人文时代的翻译教学改革具有前瞻性启示。面对生成式技术对翻译流程的重塑，翻译能力培养范式亟需从“语言符号转换”向“人机协同架构下的提示词工程与译后评估”进阶。在教学实践中，一方面须深耕学习者对汉语句法隐性逻辑与施事缺省的识别审辩力；另一方面，应将其转化为操控机器模型的指令设计能力，以此优化AI的显化翻译效能，最终实现对机器输出文本的批判性审校与价值重塑。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跨语际的“时空性差异”理论与认知语义学框架，聚焦具高度空间浓缩特征的汉语“隐性块状结构”，系统对比并考察了官方人工译者与多层次提示词驱动下的大语言模型在汉法翻译语境中的语义显化路径与认知重构机制。本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常态模式下的大语言模型难以自主跨越语言类型的时空鸿沟。在最基础的翻译指令下，面对汉语块状结构中潜隐的施事语义与深层逻辑，AI表现出较强的“源语形态黏附性”。其过度受制于汉语的空间并置属性，导致在生成具强时间性特征的法语译文时，高频出现施事缺位与逻辑断裂的“零显译”现象。

第二，提示词工程对激活模型的隐性语义解码与句法重构能力效能显著。实证数据表明，随着干预指令层级的递进(P1至P3)，AI的认知加工策略展现出明确的显化转移轨迹。高强度的指令干预能有效消解模型的“源语结构依赖”，促使“部分显译”及显性逻辑关联的生成比例大幅提升。这印证了大语言模型在应对跨语系复杂句法转换时，具备较高的表征弹性与可塑性。

第三，人机在语用识解与百科知识调用层面仍存有本质壁垒。尽管在强指令驱动下，AI可实现表层句法的“代词/主体显化”，但由于缺乏具身语境感知与动态百科知识库的支撑，其在精准还原契合宏观政治或特定文化语境的施事主体(即“完全显译”)时仍显局限。相较之下，人工译者能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实现精准的“识隐显译”，二者在深层语用等效上依然存在实质性差距。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创新性构建了“汉语隐性语义跨语际显化”的六维评估框架，为量化测量大模型处理复杂语言结构的能力提供了实证量表。然本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如语料建库规模尚待拓展、评测模型相对单一。未来研究拟进一步扩建多模态、多体裁的平行语料库，并引入以DeepSeek为代表的国产前沿大语言模型开展横向对比评测；此外，针对“隐性施事还原”等特定语义维度的机译质量自动评测指标研发，亦将成为后续研究之重点。本研究期冀能为中国文化的高效国际传播及“数智

翻译学”的跨学科范式演进提供持续的理论赋能与技术反哺。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联年度项目“汉语隐性块构背景下的人机法译显化特征研究”(项目编号: 2026B05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曹环, 王柳琪, 刘绍龙. 中国时政特色块状语生成的记忆限度制约及其英译顺应[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6(1): 129-137.
- [2] 许钧. 翻译论[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0.
- [3] 王华树, 刘世界. 数字人文视域下译者数字素养研究: 内涵、问题与建议[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3(2): 70-79.
- [4] 张政, 王赟. ChatGPT 译文风格生成: 评析与思考[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4(1): 10-15.
- [5] House, J. (2021) *Translation: The Basics*. Routledge.
- [6] Koehn, P. and Knowles, R. (2017) Six Challenges for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Workshop on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8 August 2017, Vancouver, 28-39.
- [7] 黄敏, 胡婷.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知识与语言的互动关系[J]. 当代外语研究, 2025(6): 175-183+202.
- [8] 刘绍龙, 王惠, 曹环. 中国特色“块状”话语及其英译研究——英汉时空性思维差异视角[J]. 中国翻译, 2021, 42(6): 125-133.
- [9] Charteris-Black, J. (2005) *Politicians and Rhetoric: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Metaphor*. Palgrave Macmillan. <https://doi.org/10.1057/9780230501706>
- [10] 王华树, 刘世界. 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能力探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22, 35(4): 21-24.
- [11] Koehn, P. (2010)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15829>
- [12] 王文斌.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 [13] 束定芳. 认知语义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 [14] 胡开宝. 语料库翻译学概论[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 [15] Klaudy, K. (2008) Explicitation, In: Baker, M. and Saldanha, G.,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nd Edition)*, Routledge, 104-108.
- [16] Vandepitte, S., et al. (2023) Ex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arget*, 35, 45-68.
- [17] O'Brien, S. (2022)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Translation. In: Schwieter, J. W. and Ferreira, A., Eds., *Th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John Wiley & Sons, 450-468.
- [18]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MIT Press.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6847.001.0001>
- [19] 胡显耀.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小说显化特征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